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嵗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舉人臣黄　煒

謄錄監生臣康　傑

欽定四庫全書

荀子卷十

唐 楊倞 註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云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

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叙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

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累世之功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

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

間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兊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兊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鋭則若莫耶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

也東籠與涷隴同沾濕貌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埵字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若能隆禮驗功則彊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彊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彊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彊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彊

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彊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攻當為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彊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疾也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彊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技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史記

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而易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債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冠軸帶劍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顏師古曰著兜牟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稅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狹阸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狹阸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劫之以埶謂以威埶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為常忸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

勝則以刑罰陵籍之莊子風謂蛇曰䲡我亦勝我䲡音秋或作䠷七由反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隷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隷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中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謂奪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為尚此論秦

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悦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一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皆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

治降敵言降敵受其治化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猶言代彊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蟣未聞焉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

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為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

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謂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敢凌奪矣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 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 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

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恡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言必無獲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馭死轡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犇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因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謂為賊之捍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背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

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説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説苑誤戰國策趙左師觸龍説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

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四王謂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

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刼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諰

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已行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揔也（辨別也揔要也彊國謂彊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

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釶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釶與鍦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害輕利僄遫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遫與速

同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眛與蔑同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

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凜然悚慄之貌莫必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溝池不抇[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抇當作相篆文相字與抇字相近遂誤耳]固塞不樹機變不張

固塞謂使邊竟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卧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尤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凡

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阸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之類阸或為險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

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祓除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

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

旁偏頗也辟讀為僻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之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

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刼我勢為我勢所刼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

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盡也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

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十

荀子卷十一

唐　楊倞　註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剖刑而莫耶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剖開也莫耶古之良劍也齊才細反然而不剥脱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剥脱謂刮去其生澁砥礪謂磨淬也剥脱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劒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剃鍾

無聲及斷牛馬者也忽然言容易也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此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盡亡也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

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中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贏則敖稍贏緩之則敖謾贏音盈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

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譁也敖喧噪也亦讀為敖謂叫呼之聲敖敖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

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戍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莊王曰蔡靈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右枕幼妾左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方受命于靈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靈王與史記不同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之欲反三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誡教也凡發誡布令

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孫卿之辭也議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雖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知道者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

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禄皆謂廪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遺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按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

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棄也屏棄私欲通達公義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亶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誤也求

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安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勢）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

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如蹴蹈於後也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作蹲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取其二也三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兩者孰足為之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

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

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

比周以相與陶當為檮杌之檮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棄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

秦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橐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歾當為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

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讀為避視可司間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司音伺間隙也剡亦斬也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

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吕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内千里者也封畿之内今秦南乃有沙羡與俱是乃江南漢書地理志沙羡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北與胡貊為隣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隷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内今屬相州也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顔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

忌謂魏安釐曰秦固有懐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内河内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内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謂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

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佻（佻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

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秦似之）雖然則其有其諰也（諰懼）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

耶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比於小事者矣熟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累功累業至於弊漏然後補之大荒謂

都荒廢不治者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

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

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

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

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

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

之功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

下放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式曰當為慎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

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明人君當先務以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矣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

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倍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

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

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

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養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鼻口目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

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言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蓄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

以任天地役萬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也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

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以記識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効之為賞罰以治之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匈匈喧譁之聲與訩同音又許同反行下孟反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

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節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巳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巳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巳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巳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巳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儌倖而不求巳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

也曰無何也 假設問荅無何也言不足憂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 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 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 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祅也 楛耕傷稼耘

耨失薉政險失民楛耕謂麄惡不精也失薉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薉與穢同田稼薉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祅也錯置也置此三祅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邇其菑甚慘邇近也三人祅之說比星隊木鳴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勉力之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憤氣之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可

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

福則凶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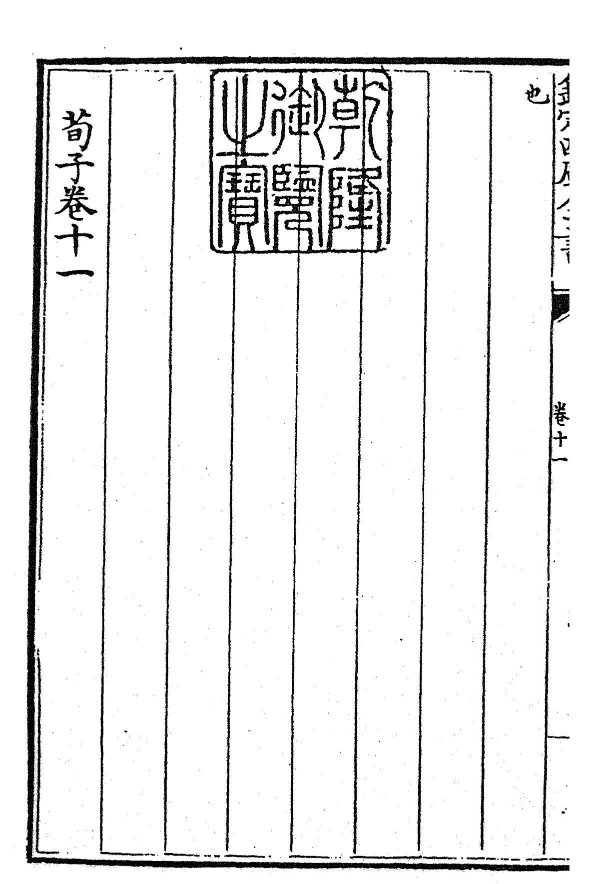
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桶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理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

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可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羇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昬世也昬世大亂也昬世謂使

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

子著書與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刑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慮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尚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

也



荀子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十二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錄監生臣康傑

荀子卷十二

唐 楊倞 註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

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與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知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

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為說者

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

一遂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内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没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勢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汏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焉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

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殺君乎由用也効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

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耳自古論説未嘗有此世俗之人隳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縣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

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其妻子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臣讀為尪癃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尪與此匡同禮記

曰吾欲暴廷而奚若言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為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明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

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湼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慅嬰當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繰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繰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艾蒼白色畢與韍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韋也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紂傳寫誤耳紂枲也慎子作紂言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故曰菲紂屨紂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菅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

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紂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

令也令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禮記明堂位說旗曰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

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廹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

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㲉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内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

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

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

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食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

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鼃戶蝸反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

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為又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

求賢而禪位令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須求聖賢至死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也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擅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散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

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令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

義之分矣豈從更求禪讓之名也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睪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睪讀為槀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

當為澤澤蘭也士虞禮茵著用茶實緌澤焉俗書澤字並水旁睪傳寫誤也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歇歇即更以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新者代之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祀蒸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傳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依與扆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謂隱見也言施此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出戶而巫覡有

事出户謂出内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王祭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彝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齋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記曰大祝掌祈福祥也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記大路越席為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中傍側載芷用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曰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皆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敬畏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不老老也猶言不斷斷也或曰行不字也夫老者休息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勢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

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註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纔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説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説狂妄之說羿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

檢弓曲矢中（檢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有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噂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蓋由人耳）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

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寛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寛泰而知足又有禁限不得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刼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市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槨中或曰茲與髭同人猶且莫之扣

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

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蓋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扫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埋之猶

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潮泥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背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慢侮而不以為辱則可使人不鬬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

(救世之鬭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鬭必不得)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鬭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鬭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

猪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劒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鬬（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不鬬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蔽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侮金舌蔽口不對欲以幸先猶無益於不鬬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

為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也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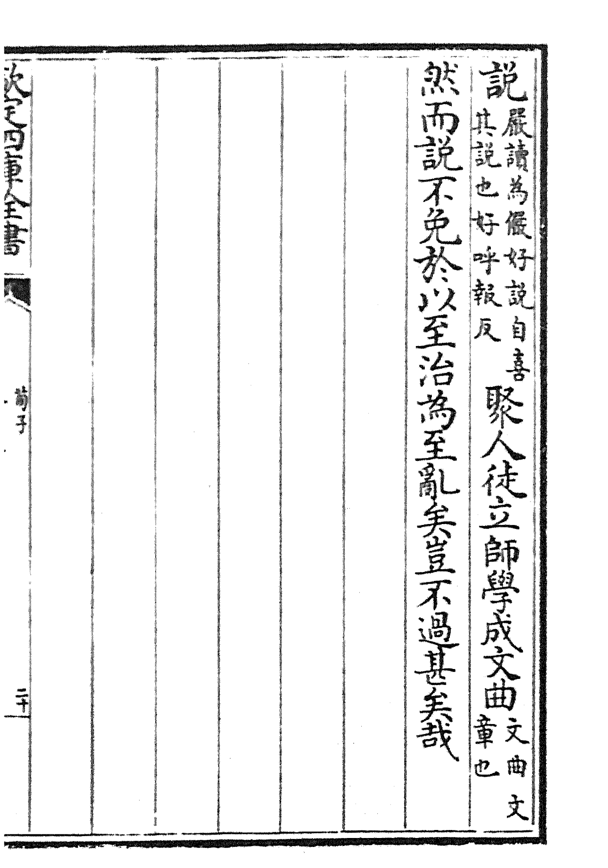
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為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

捶笞臏脚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脚古脚字臏脚則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䟽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䟽辜義同㩻韓子曰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行而輙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藉靡舌纆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與縻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舌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

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壘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躓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

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謂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

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知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



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十二

荀子卷十三

唐　楊倞　註

禮論篇第十九舊目録第二十三今并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扶鬭反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

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貌古貌字檖貌未詳或曰檖讀為邃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貌讀為邈言屋宇深邃綿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窻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

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升龍于縿練斿九旗正幅為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蛟韅（韅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絲末（末與幦同禮記曰若羔幦虎犆鄭云覆笭也絲幦蓋織絲為幦亡狄反）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交虎伏軾龍首銜軛）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自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乗之備驚奔也

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甚也出死出身死冠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熟便其知其出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

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

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

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

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

苟怠惰偷儒之為安若者必危儒讀為懦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

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道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亦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㨾謂是篇通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諂耳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當十

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以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界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汁無鹽梅之味也本謂造飲食之物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者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為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比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

一也醮盡也謂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卒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未發齊也司馬貞曰發齊謂昏禮也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也始質而未偽故云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曰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為冕所

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裯謂車蓋素帷亦質者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長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什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畧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戛擊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拊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亦相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膈謂懸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通越鄭玄云朱絃

綀朱絃也綀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後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戞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畧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者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别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

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大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畧終於梲梲亦殺也殺亦脫畧是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明隆殺委曲之情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

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説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隤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

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
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
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
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
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以貴賤為文
以車服旂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
隆豐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
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

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上玄酒本於質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清濁相混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厲鶩疾鶩也史記作廣鶩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庭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泯無所知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

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

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穀乳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而葬五重

八翣鄭云五重杭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為卜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斂飾之衣謂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翣菨當為翣菨鄭康成曰翣菨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之言聚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喪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為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已下各有差也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

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也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

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者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絰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絰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纊當為難難古化反以為難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

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豊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十日知其朝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

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也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歛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之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通則懼敬不

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禮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冶妖美也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其立

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歌謠謸笑哭泣諦

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謸悲聲與此義不同諦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喪者之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衰也鄭云繐衰小功之繐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林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

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踈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

不能自美之往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

體為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具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為持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

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

充耳而設瑱

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

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

生槁禾也槁枯也槁骨具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

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

設

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畧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取飯之餘為粥盛以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捲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襲

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廡二醴酒皆有冪盡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斲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輁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

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他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軾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貌讀為邈像也今謂畫物為貌下貌皆同義）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具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塗車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

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須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須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椁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緌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緌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

也巂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蔞字誤為縷縷字耳菲謂編葦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也謂隱奥之處也或曰非讀為扉戶扇也幬讀為帳尉讀為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

抗折其額以象摱茨番閼也

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摱杅也茨蓋屋也摱茨猶塈茨也摱莫于反番讀為藩藩蘺也閼為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上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摱茨藩閼也

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

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

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

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

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朞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禮記斬衰苴杖謂以苴惡死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

其羣足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故鄉徘徊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疋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知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為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

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已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不若父母也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則其間間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恩聚居粹厚之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

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被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

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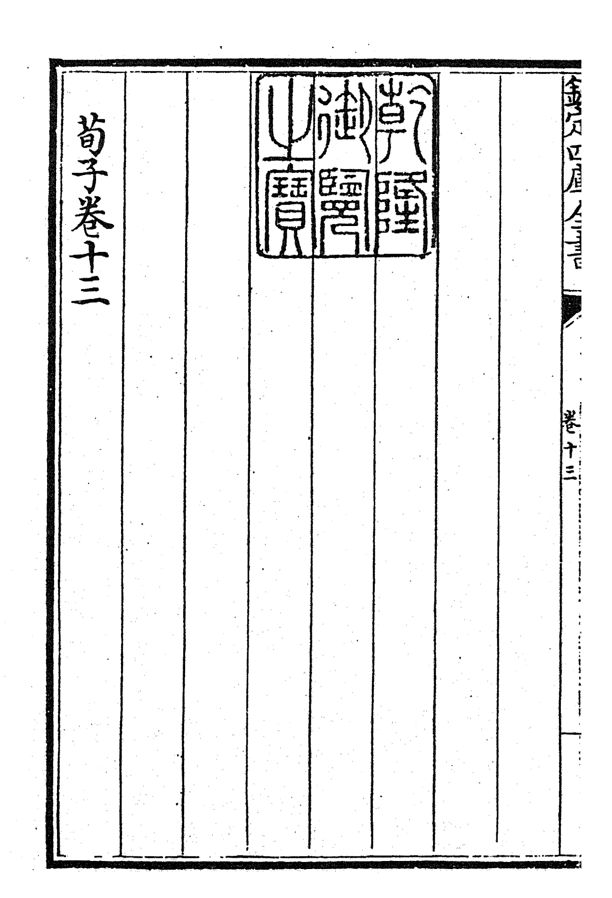
歸之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緜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緜讀為由從也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悒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悒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愅音革唈音邑僾音愛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

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

削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悖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削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酌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悖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悖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

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尸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十三